



城市写真

## 我陪父亲乘地铁

◎方名列

“地铁来了，地铁开到咱镇海了！”那天，父亲拿着晚报，欣喜地对我说。我见父亲高兴，顺势试探说，要不咱们也去体验一把？不想，父亲竟一口应允。

父亲今年88岁，当初地铁1号线开通时，父亲就有去感受一下的念头，无奈那时身体有疾，医生说以静养为主，尽量少动。这一年多来，父亲感觉身体渐渐恢复，现在刚好2号线一期开通，是把心里藏着的念头付诸行动的时候了。

金秋十月，阳光明媚。上午8时半，我们在棉纺小区站乘上刚开通的827路公交车，直达清水浦站，没走几步就是地铁站，非常方便。抬头一看，地铁的高架宛如一条长龙伸向前方，当得知镇海部分的地铁就在高架上运行时，父亲仰望着高架，惊叹不已。

进入地铁清水浦站，宽敞整洁的大厅，如潮的人流，来来往往很热闹，在身着红背心的志愿者的引导下，秩序井然。我看到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也在晚辈的陪同下前来。今日运气很好，凭老年证可以免费乘坐，父亲在志愿者的热情陪同下，乘坐无障碍电梯，经过绿色通道，直接进入站台。

不一会，一列红白相间的流线型地铁到站了，先下后上，我们随着人流进入车厢，在靠近车门旁的座位上坐定。坐稳后，父亲的眼睛一直在忙碌着，这儿看看，那儿瞧瞧，车门上方的液晶报站屏显示着各站点的信息。我告诉父亲，每排座位都有加热器，可以调节座位的温度，父亲用手摸摸锃亮的不锈钢座椅，连连称奇。

9时20分，地铁“鸣”的一声缓缓驶出清水浦站，稳步提速，父亲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起身观看窗外的景色，待地铁驶入地下轨道时，父亲才意犹未尽地坐下来。

地铁平稳地运行着，停靠鼓楼站与火车站站后，乘客渐渐少了，车厢显得空旷起来，不一会到达终点站——栎社机场站。抬头一看时间是10时14分，父亲算了一下，全程用时54分钟，平稳快捷，父亲面露笑容连连说着：“惬意足咧。”

下车后，我问父亲身体怎样？父亲朗声说没事好得很。父亲平时要晕车，乘公交车还好点，乘小轿车尤甚，这次乘地铁，竟一点也没晕车，说明地铁是相当舒适平稳。

父亲对大气、漂亮、时尚、快捷的宁波地铁赞叹不已。他说，地铁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，更不用说乘了，在有生之年，还能亲身感受，真是莫大的幸福，坐在地铁清爽整洁的车厢里，真有种身处大城市的感觉，宁波发展太快了。

参观了栎社机场，转而乘上回程的地铁，在宁波火车站下车，领略了火车站南北两大广场和现代化的售票大厅，随后在月湖公园小憩。时值台风“杜鹃”刚过，水光潋滟晴方好，月湖更显妖娆。

在月湖旁的一家饭馆吃好中饭，我们又回火车站转乘地铁。有乘客见到父亲，马上起身让座，我们连声道谢。碰到一位地铁达人，今年72岁，来自余姚河姆渡，手中拎着一个袋，上印“轨道交通1号线”字样，他说，这是1号线试乘时发的纪念品，又从袋里拿出一个小袋，说这是不久前2号线试乘时发的纪念品。他说起宁波的地铁，头头是道，自宁波地铁开通至今，他乘的次数已超过百次。父亲听后笑着说，你真厉害。

父亲兴趣盎然，本想在鼓楼站再作停留，转乘1号线，游览东门口，但考虑到父亲的身体，不能一下子太累，只得劝阻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

当地铁又回到高架上时，父亲又站起来望向窗外，雄伟的明州大桥，静谧的宁大校园，绿色的草坪，一晃而过。当走下地铁时，父亲略带遗憾地说，地铁要是真正通到我们镇海就好了。我说，现2号线二期前期工作正进行，计划年内施工，不久的将来，您的愿望即可实现，到时我再陪您来乘坐。

父亲咧开嘴笑了。



宁波市图书馆主办

“我的阅读生活”征文选登

## “阅”在旅途

◎乐国军

旅途中的人们大多是愉悦的，他们或悦于“登斯楼也，则有心旷神怡”，或悦在“隔篁竹，闻水声，如鸣佩环，心乐之”，或悦自“高柳夹堤，土膏微润，一望空阔，若脱笼之鹤”。不过，我的旅途之悦，更多来自阅读。

每每外出旅行，不带单反相机，不带平板电脑，甚至忘带手机是家常便饭，但带上几本图书伴游，已成为一种习惯。利用途中碎片化的时间，阅读这些书籍，既能打发途中的寂寞与无聊，又可真正让心静下来，享受自我的心灵旅行。

如何获取旅途乐趣？英国作家阿兰·德波顿在其《旅行的艺术》中有过回答，即“我们从旅行中获得的乐趣，或许更多地取决于我们旅行时的心境，而不是旅行目的地本身”。这一点我是欣然接受的。为了使自己在漫漫长途有好的心情，我会挑一些适合旅途阅读的书籍出行。

资深“驴友”的游记是我首选。他们把亲身旅途经历浓缩成文字，那些文字折射出的人生感悟，很容易引起我的共鸣。我虽没有他们那般“说走就走”的勇气，也没有他们“天马行空”的洒脱，但阅读他们的书籍，或多或少能让我找回些“走向远方”的初心。

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》是我翻得最多的一本书。作者郭子鹰以长达10余年的自助旅行经历，沉淀出这场归期未定的视觉旅行和灵魂悟语。他向我们讲述，每天都是一次新的旅行，每一个和我们走过一段的人都值得感激，并以独特的方式告诉你：上路吧，寻找那个更可爱、更勇敢、更真实的自己；“境地”——只有你看见的世界，才是对你有意义的存在；“浮生”——旅途中遇到的人，他们在与你交错的瞬间，改变、点化、充盈了你的人生；“絮语”——我们都需要一个小小瞬间，让自己的平淡时光更值得被回忆。

威廉·吉布森的《外围》也一直捧在我手中。

暖聚焦

## 起风了，就走吧

◎张炯炯

这可能是我带的最后一届学生了，他们马上就要出校门实习了。隐隐地有种不舍，似乎有千言万语，却又无从说起。

四年前的秋天，我接他们进校园。有的孩子大胆热情，主动帮我一起接新生；有的羞涩地躲在一边，怯怯地说“老师好”；也有些大胆的孩子戏称：老师，你到底是老师还是学姐啊？辅导员教我们什么啊？我一脸愠怒，看着他们各种欢喜雀跃，各种搞怪，仿佛还在眼前。

第一次开班会，面对闹腾的他们，我使出我的杀手锏，拿着我的记事本在讲台上狠狠地拍了几下，顿时，整个教室从沸点降到了冰点。我严肃地告诉他们，请叫我“炯老师”。因为我很自私，自私得想成为他们的人生旅程里那个唯一姓“炯”的老师。然后，话锋一转，又加一句：当然你们愿意叫我“炯姐”也可以。

从刚带班级时候的各种混乱、各种责备，从刚认识时的互相猜测、互相怀疑，到互相合作、依依不舍，转眼，他们都要毕业实习了。临告别的时候，我开了一个主题班会，主题叫：起风了，就走吧。

我不喜欢告别，不喜欢伤感，不喜欢流泪，所以，我把班会的基调定得如此快乐。

我把大一入学时他们写的个人计划书，一份份地还给他们，从此不再需要我去监督他们的梦想，以后走多远，梦想要靠他们自己去守护了。

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停地穿梭于布鲁塞尔、东京、温哥华以及各大旅游热点城市之间，作者向世人揭示了一种全新的旅游精神，即：世界是广阔无垠的，怎能妄想一时穷尽？

旅途中，随我同行的书籍还有很多，诸如陈宇欣的《我就是想停下来，看看这个世界》，孙东纯的《迟到的间隔年》，谢谢、菜菜的《走吧，为了爱》，朱兆瑞的《出发，才能到达：3000美金周游世界》，高木直子的《一个人的旅行》，惠勒夫妇的《当我们旅行》，张狂的《跟着电影去旅行·世界卷》，林达的《带一本书去巴黎》等。

在呼啸的列车上，捧着这些书，如携好友一道出游。有时我品读，有时我小憩，有时我似读非读，似睡非睡。清醒了，继续阅读，几页之后，我仿佛又如堕白日梦里，有声音在耳边窃窃私语。我分不清，到底是作者与我在交流，还是我自己的梦呓。

旅途短短几日的走马观花，终究会留下点滴遗憾。背着书包，到城市角落的书店转转，淘几本游记于归途中阅读，可算是一种不错的拾遗补憾。高振碧的《爱上老厦门》，孙艳蓉的《真水无香》是我在厦门时淘得的两本游记。读过《爱上老厦门》，我找到了已为历史风尘浸润多年的厦门老街巷，那些用文字和用影像定格的海湾、码头、老街、深巷，随着书本的合拢，也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

如今，这些游记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。它们随时“求带走”，陪我开启新的“悦”途。

我一次次地梳理过往，却告诉他们要往前看，任何改变，只要向着更好的方向，都是好事。我意识到所有的告别都是让人不愉悦的，但是我想尝试以让人振奋的方式说再见，毕竟这是他们人生的又一个起点。

有的孩子在校园的心愿墙上写着，不要我离开，希望我能够再带他们；有的孩子偷偷地把我的证件照藏了起来；有的孩子说，有时候我很凶，做事很急，但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的真诚；有的孩子说我急着转身，却连一个正式的告别都没有……

我这样回答：遇到困难了，还可以继续打我电话，号码不变。

写了小诗送给即将远行的他们：我希望你们是一群蒲公英，风一来，我会告诉你们，要飞。带着你们的降落伞，去适合你们的地方肆意生长。

我希望自己是那个听潮人，潮讯来了，我会告诉你们该下水了。

别害怕，别慌张，只需要收拾好行囊，拎起背包，迎着风，起飞。

我会歌唱，我会欢愉，在你们看得到的地方。

风，吹过来，你们走吧。

总第5970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 配图 沈欣